

“老省长”终于说到正题上了:“我有个想法,并且征询过重庆、上海和北京一些高层人士的意见,他们都很支持。今天找你这个青铜重器专家来,也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从古到今,总说青铜是国之重器。不管什么东西,如果得不到器重,名称再响亮也没有一毛钱的用。”

郑雄用尽力气注意每一个字,生怕有所遗漏。

“老省长”说:“历史上楚国的青铜重器很多,仅仅是已经发掘出来的就很了不得,让人叹为观止。可这些东西如果只存放在博物馆的展厅里,说得好听一点,像花瓶摆在那里装好看,其实一点作用不起,与废铜烂铁差不多。任何文物,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,成为意识形态,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宝。你懂我的意思吗?”

郑雄鼓足勇气说:“请‘老省长’具体说明。”

“老省长”没有发现郑雄的紧张,继续汪洋恣肆地说:“譬如曾侯乙编钟就很好,都过去两千几百年了,还能发出音乐声,还能到世界各地去演奏,这就成了生产力,成了意识形态嘛。你们楚学院,过去我虽然支持过,但力度不够大。这一次,我想作些弥补。那天听说你恭维庄省长是当代楚庄王,我听着不好受,这分明是含沙射影嘛。仔细一想,又觉得问题不大。政治嘛,就是这样,为王为贼,都不是自己说了算。不过我倒因此发现,当初我签字评价你是有争议的人才,倒是一点不错。”

郑雄哪会听不出,“老省长”话里有话,暗中讽刺他在溜须拍马。

“我不是楚庄王,你也不是屈原,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做点



○刘醒龙 (连载 19)

研究楚史的事情。我的想法是这样的:将现在的青铜重器学会升格为正厅级,让曾本之退下来,由你来当会长,我这个退休干部只能挂名当个名誉会长。你放心,我明白你的心思,我不会空口说白话,只要你表态同意,要不了多久,一应正式文件都会有的。有句话是不是这样说的:一个人行还是不行,要看看他行和不行的那个人行和不行。如果你同意,过一阵我带你去见一个谁想说他不行都不行的人。”

郑雄已经在考虑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了。

郑雄说:“学会经费如何解决,是财政编制,还是另有来源?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有财政编制,人头费、事业费,一样不少。你说说,每年想要多少研究经费?”

郑雄说:“三十万元!不算多,但是不能少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这点小钱能做什么,再加两个零。学会一成立,就会有一笔三千万经费到账。”

郑雄说:“‘老省长’将工作做到这个份上,我要是再推辞就太虚伪了!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好,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,你也要尽快着手做一件事,正厅级的青铜重器学会没有给曾本之留位置。说起来,外面的舆论没什么。但你们家里,这事一定要摆平,不能让老先生公开发牢

骚,更不能唱反调。”

郑雄一下子愣住了,研究青铜重器的权威与青铜重器学会无关,这太有悖常理。他马上明白,“老省长”突然出现在曾本之的七十小寿宴会上,大概也是冲着青铜重器学会而去,说不定最初是想请曾本之出任会长,以曾本之的脾气百分之百地会拒绝,“老省长”没办法了,才退而求其次。

郑雄说:“反正是空名,能不能也让曾先生当名誉会长?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这件事你就不要讨价还价了,绝对不行!”

接下来“老省长”又说,曾经想过将办公点设在楚学院,后来这个想法被否定了,还是在东湖宾馆里面租一栋别墅为好,可以减少闲杂人员的干扰。

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人在隔壁等着“老省长”,他没有留郑雄吃晚餐,理由当然是知道郑雄晚餐必须回去陪家人。

临别时,“老省长”握着郑雄的手突然说:“曾侯乙尊盘被你们说成是国宝中的国宝,全世界真的只有独此一件?”

郑雄说:“按照曾先生的估计,也许荆州城外的楚国都城纪南城遗址中还埋着第二件或者第三件。但那地方不要说发掘,就是在上面挖坑栽树国家都严令禁止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那么复杂的编钟都能复制,为什么曾侯乙尊盘

不能复制?”

郑雄说:“编钟是用范铸方法铸造的,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铸造的,前一种工艺一直在使用,后一种工艺大部分已经失传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我怎么听说有人说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‘失蜡法’!”

郑雄说:“文物考古这一行,干的都是死无对证的事,任何争议都是正常的。”

“老省长”最后这句话,让郑雄忽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。他平静地应对着,内心深处敏感地意识到,“老省长”最后这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的,一定有更深层的想法。

果然,“老省长”趁他在想别的,突然问:“曾侯乙尊盘为什么会冒紫烟?”

郑雄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:“我也不晓得,也是只听别人说,从来没有亲眼见过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什么境界的人就能看到什么境界的东西。曾本之不会没有见过吧?”

郑雄说:“他自己不说,也不让我问,说这些邪门歪道、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值得费脑筋。”

“老省长”说:“有机会我要亲自问问他。”

郑雄说:“曾先生脾气古怪不大好说话。你还不如多去博物馆看看,说不定哪天自己有所发现,肯定比只听别人说的效果好。”

郑雄最后这句话得到了“老省长”的认同。告别兴高采烈的“老省长”,郑雄只顾往外走,忘了先前吩咐别人将手机送到服务台。眼看郑雄就要出大门了,余秘书才在身后提醒,问他是不是想再丢一次手机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徐则臣 (连载 86)

10.我把两张照片同时摆到你面前,同一个人的脸,一张拍于白天,一张拍于夜晚。我不能告诉你她的名字,她是我的一个朋友,也为不下着你。当然,看过照片你可能会发现根本不可怕,反倒很迷人。我说迷人不是指她的长相,而是表情。五官清朗,面容确信的这一张,拍于晚上十一点半,她已经睡了,然后悄无声息地起床。她像别人在白天那样准确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她在房间里翻检,坐下抽烟,思考问题,写日记,她经过任何障碍物都能轻松地跳过或者绕开。对,她确在梦游。她梦游时如此清醒,生活井井有条。另一张拍于正午十一点半,窗外的阳光很好,这一点你从照片上也能看到。她一脸迷茫,神情倦怠,似睡非睡,似乎歪倒就可以睡着,但此刻她的确清醒着,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清醒。她的茫然、倦怠是因为正受梦游的折磨,她不怕梦游本身,而是因为没法完整地找到梦游的痕迹,她为不能重返昨夜的梦游现场焦虑。所以,她清醒时更像在梦游。我跟她说:你的任务

就是夜里做梦,白天找梦。她说:这有什么不好。

11.我说:可以拍照吗?他说:施主请便。在他转身的一瞬间,我摁动快门。那一瞬间他看了一眼那口八百多年的古钟,据说是镇寺之宝,钟也在照片里。他长了一颗适合剃光头的脑袋,圆圆溜溜的,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。听庙里的小和尚讲,他医术高明、学问精深,每天为百姓义诊之余,闭门研究医术和佛法。如果天圆地方之类的面相之学可靠,他就该是最宅心仁厚的和尚。那张脸上尽是优点,亲和、明朗、脱俗,五官长得也恰切,怎么夸都不为过,我这个俗人有那么一会儿都替他可惜了,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在这山里深居简出。当然这想法要深刻反省。但我仔细看过照片,还是在他看古钟的眼神里发现了邈远苍茫的东西,宽阔悠长,那东西叫什么,我说不清楚。

12.那人长得很像大学者哈贝马斯,鼻子和嘴距离过近。这个长相适宜作漫画,只要一直往下画一个气势汹汹的鼻子,直到它被嘴巴硬生生地拦住。你不能要求一个人的嘴巴无节制地妥协,最后长到下巴上。他在法庭上唯一的一句话就是:我不能无节制地妥协。所以,他拿菜刀砍了那个每周都要上门收保护费的家伙。他就是个卖熟食的,煮点牛肚和五香猪肉肉,再加上老婆拌的几样凉菜在街头卖。挣的钱都不够交保护费的。他去街道告,去派出所告,没用,那家伙上头有人,有一天还带人调戏了他老婆。天下的糟心事都一样,天下的坏人都都一样,为了防止老婆被糟蹋,他想起那句老话,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不要命的。他把切肉刀指向对方,但是对方瞧不上他:就你?有种往这里砍。那家伙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了一下。他的

刀就怯怯地过去了。他只想吓吓他,给自己壮壮胆,但是那家伙没躲。刀很快,猪骨头都是一刀就开。那家伙的脖子上好像在放焰火,场面很壮观。砍了就砍了,他反倒不怕了。所以,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:我不能无节制地妥协。他说得很文气,眉宇间英气勃发。他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叫哈贝马斯。被枪决之前,他且喜且忧,难过的是,把老婆一个人扔下了;喜的是,老婆再也不会受那混蛋的害了。

13.据说这是一张IT精英的脸。如果在此类人的脸上的确能看到各种数字和符号,那我得说,我没法断定他的职业。我能断定他另外一个职业,准父亲;如果不出意料,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升任为货真价实的父亲。他在产房门前走动时被拍下来,表情焦虑:一张脸被神奇地分为两半,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左边的脸往左集中,右边的脸往右集中;他一定看见了相机,因为右眼在这边看,右耳朵也侧向这边,与此同时,左眼盯着产房的紧闭的门,左耳向产房的方向竖起来;嘴上叼着一根没有点着的烟。烟已经被揉皱了,兜里的那盒烟至少跟了他一个月,一根都没少;现在他一定要抽一根,没有火也得叼上,除此之外他找不到别的事情能够驱除紧张和恐惧。他一直在走廊里来回走动,像雪天里被追赶的狼。他把衣服领子竖起来,以防更大的冷风吹进身体里。几年前,老婆做手术,他在家属等候区就是这感受,觉得身上冷。手心、脚心、后背、腋窝、大腿根处还有屁股和腰部之间,出了至少半斤冷汗,大热天他就是觉得冷。现在他依然冷,但心里有底,所有的检查都没问题,他甚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,相熟的大夫告诉他,不会有任何

差错,就等着做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的爹吧。我没有描述照片上他将升任父亲的激动和幸福,因为这张照片拍完后,他一定会两拳相击跺一下脚,在心里喊一声矫情而又通俗的“谢天谢地”,因为他听见了孩子嘹亮的啼哭。

14.他坐在轮椅上,背后是砖红色的塑胶跑道。此刻,他正在转动轮圈,因为咬肌从两腿上凸出来;他刚坐上轮椅不久,因为在平坦的跑道上转动轮圈也让他汗流满面。这是黄昏,锻炼的好时候,很多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。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好天气,无须调光我就拍到了理想中的色彩。他的脸黑红亮泽,像某种温暖的金属,宽阔的鼻子留下阴影,每一颗细小的汗珠子里都有半落的夕阳,云霞铺展在脸上的油光里。我不知他的来历,现在是他的结果,之一。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,那么一切都不会出乎你意料,比如悲伤、绝望,比如奋发、图强,比如茫然和得过且过,比如,即使明天刮风下雨,他也打算来这里练习轮椅。他知道从此只能用轮子来走路;他在想,我要时刻提醒自己:我也正值好的年华。

15.摄影师的脸。符合我们对艺术家的基本靠谱的想象,我说的是眼神,有种纯粹的光,盯着虚无处也若有所思,如同在研究众生。但这一刻他的心情未必好,看了那么多脸会不会恶心?他拍人,一天要留下很多人的表情。他对“定格”这个词一直纠结,留下来,刹那静止,是死亡还是不朽?他自然地拍,也人工地拍,这要看客人的要求。如果人工地拍,他要指导,提出意见和建议,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,笑该如何笑,不该该如何不笑,怎样把最恰当的表情留在快门按下的一瞬间的语境里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 (连载 97)

“这事又落到我头上了。劝,劝不听;说,说不灵醒,还想请老师出个面呢,如风听你的。”

草老师想了想说:“这个我不好说。要劝,我会去劝何首魁给温如风先检讨。可老何是个兵,有理说不清,搞不好还会再给我几脚,岂不自取其辱?你们别大惊小怪的,客房么,要住就让他住一阵,把何首魁逼逼也好。警察凭啥动不动把人踢几脚?他应该为他那几脚付出代价!”

“草老师……”

“这事你别说了。”他摆摆手说,“我是不可能为这种事出面的。记住两点:一、天塌不了。二、温如风能一级级找政府,说明他还相信政府能给他主持公道;一旦不信了,温如风可就不是温如风了。来,跟老师打几下老虎杠子。”

“老虎!”

“杠子!”

“虫!”

也不知是谁发明的猜拳行酒令,还真简洁生动:老虎倒是厉害,可害怕杠子,杠子却怕虫,虫又怕鸡,鸡又怕老虎。循环往复着,一物就把一物降住了。

这天下午,安北斗喝得有点高,就在亭子的长木凳上睡着了。直到晚上八九点才醒来。一看,草老师点着玻璃罩马灯在翻书。他好奇地问:“草老师,你咋把这玩意儿翻出来了?”他说:“自你们镇上把七座山点亮后,我就突然想起了老马灯。拿出来一擦洗,特别好使。尤其是夏夜,在亭子纳凉,再翻翻书,这不神仙日子么!现在用电量大得吓死人,动不动灯泡就发红、停电了,还不如这玩意儿灵便。晚上我跟你师娘把所有灯一关,天上也没星星看了,她就看勺把山,我看书。一个夏天,我俩就两把蒲扇、一盏马灯,连电扇都没开过,起码能省几百块呢,这不学校罗嘛!”

“你是活学活用啊!”

“咱们老子、庄子、墨子都是这说法。可说了几千年,还管什么用?”

安北斗看看勺把山,又瞅瞅天空,脏兮兮的,像是谁把搞混杂的洋漆泼到上面了,就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。

草老师说:“北斗啊,其实温如风也不难劝,你们只要大小给个台阶,他就会自己下来的。”

“不可能,他已不是你早年教过的那个温如风了。”

草老师摇摇头说:“弄啥你都得研究规律。温如风一般会在啥时出门,你大概也有下数,农闲时节。这家伙心疼媳妇娃,啥苦都愿意一人承受着。马上就到秋忙了,他家黄豆、绿豆、扁豆、小豆没割;毁茬苞谷没掰;红苕没挖。接下来还得犁地、施肥、种秋,他恐怕在你们客房早急得双脚跳了。赶快找个台阶,最好是让何首魁去下个话,说自己踢人不对。你信不,他连夜就回家掰苞谷去了。自几座山点亮后,雀鸟都不在山上待,全跑到庄稼地里了,糟害得他不心疼?你试试吧!”

也是合该事成。安北斗回去第二天,派出所就接到县公安局通知,何首魁那三脚,挨了党内警告处分。老何虽然很生气,但还是表示服从大局。安北斗急忙把这消息告诉了温如风。谁知温还不买账:“官官相卫,处理太轻!”

安北斗就不高兴了:“你咋变成这式子了?人家为去接你挨了处分,你还嫌处理太轻,啥人嘛!”

“你们都沆瀣一气、狼狈为奸着欺负老百姓。欺负么,我就把这客房住它一辈子到老,看你们咋整!”

“住去,你就朝死里住,永远都要出来。出来你是孙子!”他说着,气得把门反锁上了。

只听温如风在里边摇着喊:“哎,安北斗,你们这是私设牢房懂不懂?想罪上加罪是不是?看我咋告你!”

“告去,腿放长、放快!”

“你反锁着我咋告?”

“学土行孙,从地里钻!”

温如风又摇了半天门,他就是不开。直到吃饭时,才给他送了一大老碗黏面进去:“你不是能得很么,咋不从地里钻出去。”

“安北斗,你少来了。别以为我们是同学,就不告你。你再皮干,下一个靶子就是你!”

“快,直接朝这几打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心窝,“不告我你就是孙子!”

气得温如风直摇头:“没想到你们干部也有这样豁出脸不要的。”

“我让你都快整疯了,正想一纸状子,告得离你狗贼远远的呢。”

“你个革命干部、大学生还骂人。”

“我就骂了,骂的就是你这滚刀肉。”

“我滚刀肉?我看你也差不多。”温如风把黏面嘍得呼呼噜噜直响。

“吃死你!”

(未完待续)